

2

国外经济学评介

GUOWAI
JINGJIXUE
PINGJIE

北京大学经济系《国外经济学评介》编辑组编

国外经济学评介

第二辑

北京大学经济系《国外经济学评介》编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魏允和
封面装帧 甘晓培

国外经济学评介

第二辑

北京大学经济系《国外经济学评介》编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浙江湖州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75 字数 208,000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

书号 4074·484 定价(五) 0.67元

编 者 的 话

《国外经济学评介》第二辑包括以下三组文章。

第一组的两篇文章，以综合报导的方式，把近年来西方经济学家在人力资本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这两个领域内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分别作了扼要的说明。

第二组的三篇文章，对两个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刘易斯和库兹涅茨关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理论加以概述。

第三组的三篇文章，介绍当前通货膨胀理论的发展和西方经济学界围绕着货币问题的争论情况。

在每一篇文章的前面，都附有编者按语。编者按语中，除了针对文内的错误观点和方法进行必要的评述而外，还指出了其中某些可供我们参考之处。

《国外经济学评介》今后将陆续分辑出版。欢迎读者给以宝贵意见，以利于提高我们的编译水平。

目 录

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
制度创新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64)
刘易斯的古典经济发展理论	(125)
刘易斯论经济发展的原因	(152)
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分析	(180)
赫尔姆特·弗里希关于“第二代”通货膨胀理论的概述	(223)
弗里德曼与凯恩斯学派关于“货币数量论”的争论	(251)
哈耶克的自由货币学说	(289)

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编者按 这里编译的是近年来西方经济学界关于人力资本和教育经济学的一些论述。它们介绍了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最新的研究动向。

西方经济学家们关于人力资本和教育经济学的论述中,有不少内容是可供我们参考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借鉴作用的,例如关于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人力投资的重要性、人力政策的社会经济后果等方面的论述。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轻视教育的发展,忽视人力的投资,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大大放慢,甚至会出现经济的停滞。

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到,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人力资本和教育经济学的论述中,也存在不少非科学的、庸俗的成分。例如,它们往往掩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被迫出卖劳动力的真相。要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劳动者(包括脑力劳动者)能否找到职业,首要的条件是他能否为资本主义企业或资产阶级政府创造剩余价值或提供有助于创造剩余价值的服务,而不是他本人受教育的年限。同时,在雇佣劳动者处于有可能被解雇的情况下,即使他

多接受教育，仍不能保证他增加未来的收入，甚至不能保证他维持原来的职业。

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的形式把工人的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歪曲地表现为劳动的价值或价格，似乎工人拿到的工资是全部劳动的报酬，因此工资形式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人力资本和教育经济学的论述，尤其是关于教育成本与收益的论述，用工人受教育的程度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收入额和工人的教育收益率，这更进一步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因为按照这种解释，既然工人的收入额是由工人受教育过程中所投下的教育成本决定的，那么工人的工资收入不仅表现为全部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且表现为教育成本所带来的合理的后果。可见，这种解释是一种美化资本主义的论调。

此外，关于教育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西方经济学家们的某些论述也有不符合实际情况之处。例如，虽然我们应当承认教育和人力投资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然而西方经济学家中有些人却不是这样看待问题，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是教育不发达。这种解释显然歪曲了历史和现实状况。应当说，发展中国家经济之所以落后，主要是帝国主义长期殖民统治和掠夺所造成的，而教育不发达和人力投资不足也正是殖民统治和掠夺的必然结果。如果夸大了教育和人力投资的作用，那就在回避了

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作用的同时，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开脱了罪责。

总之，我们既要从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人力资本和教育经济学的论述中批判地吸收可供参考的内容，又要指出其中的非科学性和庸俗性，揭示其错误所在。这才是正确地对待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的态度。

一、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

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是与物质资本(physical capital)或非人力资本(non-human capital)相对而言的。它是指体现在人的身上的一种资本，它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的收入。按照利普赛(R. G. Lipsey)和斯坦纳(P. O. Steiner)的定义，人力资本是“以较大的技艺、知识等形式体现于一个人的身上，而不是体现于一台机器之上的”资本^①。“人力资本的主要成分是各种保健和教育”^②。

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和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是最近二十年左右的事情。但在这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就有人考察过类似的问题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尺度，认为对财富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当他们分析到劳动在价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分工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的作用时，他们实际上已经涉及类似于人力资本的重要意义这样的课题了，然而他们并未由此再深入一层进行探讨。

①② 利普赛和斯坦纳：《经济学》，1978年纽约第5版，第369页。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李斯特在所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以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说反对者的身分考察了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古典学派只把单纯的体力劳动看做是唯一生产力，而“象牛顿、瓦特或刻普勒这样一种人的生产性，却不及一匹马、一头驴或一头拖重的牛”^①，这显然是错误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斯特采用了“物质资本”和“精神资本”这两个概念。他指出：人类的“物质资本”是由物质财富的积累而形成的，“精神资本”则来自智力方面的成果的积累。他写道：“各国现在的状况是在我们以前许多世代一切发现、发明、改进和努力等等累积的结果。这些就是现代人类的精神资本。对于前人的这些成就怎样加以运用，怎样用自己的心得来加以发扬光大；无论哪一个国家生产力的进退，都决定于对这方面领会的深切程度。”^② 李斯特在这里所谈到的“精神资本”，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当代西方经济学家所使用的人力资本概念。李斯特还指出，由于考虑到智力方面的成果的积累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所以应当把教师列入生产者之列，因为教师“能够使下一代成为生产者”^③，而且这种生产性要比单纯的体力劳动者的生产性大得多。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国的最大部分消耗，是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的。”^④

然而，从经济学说渊源来考察，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人力

①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6页。

② 同上书，第124页。

③ 同上书，第127页。

④ 同上书，第123页。

资本概念和人力资本理论，既不是直接来自英国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也不是直接来自德国历史学派先驱者李斯特的生产力学说，而是直接来自十九世纪末期形成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中的所谓“新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采用微观经济分析方法来研究生产和消费问题，以及研究资源在各种竞争性用途中的分配。根据“新古典学派”的理论而发展起来的生产函数概念、资本生产率概念、边际收入产品概念等等，为以后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准备了必要的前提。

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明了一定的产量来自一定的生产要素组合条件下的生产要素的投入。以 P 代表产量， L 代表劳动投入量， C 代表资本投入量， A 是一个参变量， α 和 β 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在产量中所占的相应份额，并且是小于一的正数，那么

$$P = AC^{\alpha}L^{\beta}$$

每一生产函数都假定有一个已知的技术水平。生产每一单位产品所需要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及其组合，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是变动的，即可以用一种生产要素去替代另一种生产要素。但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公式中的 L ，指的是一般的劳动投入量，即把每一单位劳动的投入看成是等量劳动的投入，这样也就看不出不同质量或不同技术熟练程度的劳动的投入对于产量所起的作用大小的差异。以后的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者们正是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概念的基础上，对生产要素的投入进行进一步的区分，从而阐明教育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的。

资本生产率指投入的每单位资本的产值，资本边际生产率是追加的投资与追加的产值之间的比率。但资本生产率只

指对物的投资的生产率,而通过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产量的增加既可能来自对物的投资的增加,也可能来自对人的投资的增加。增加对人的投资的结果,包括就业人数的增加、平均每个工作者技术熟练程度的提高、由于知识进步而引起的其它有助于产量增加的变动等等。这样,只涉及对物的投资的资本生产率概念就是欠完整的;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者们以此为出发点,扩大了“投资”所包括的范围,提出了关于人力投资及其经济效果的新概念。

边际收入产品(marginal revenue product)概念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是指在其它生产要素投入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某一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增量所带来的收入增量。把这一概念同边际生产率工资概念结合起来,被认为可以说明雇主将在什么情形下增雇工人,以及按照什么标准支付报酬。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者在分析教育的成本和收益时,就是从上述这些概念出发的。

因此,人力资本理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在有关人力资源这一特定的领域内的运用。

197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是当代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最重要代表人物^①。他的下列著作是有关人力资本理论的著名作品:《由教育引起的资本形成》(《政治经济学杂志》1960年12月号)、《教育和经济增长》(N. B. 亨利编:《影响美国教育的社会

① 西奥多·舒尔茨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的研究,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理论的研究。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改变传统的农业》(1964年耶鲁大学出版社版)。

力量》，1961年芝加哥版）、《用于教育的投资的收益率》（《人力资源杂志》1967年夏季号）等。加雷·贝克尔（Gary S. Becker）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另一个著名的研究者。他的《人力资本》一书（1964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版）在西方各国广为流传，有很大影响。此外，在六十年代研究人力资本理论并有成就的西方经济学家，还有爱德华·登尼森（Edward F. Denison）、亚尔伯特·费希洛（Albert Fishlow）、兹维·格里列希斯（Zvi Griliches）、安妮·克吕格尔（Anne Krueger）等人。1970年以前，登尼森所著《美国经济增长因素和我们面临的选择》（1962年纽约版）、《为什么增长率不同——战后九个西方国家的经验》（1967年华盛顿版），费希洛所著《十九世纪美国教育投资的水平》（《经济史杂志》1966年12月号），格里列希斯所著《工业中的生产函数》（《收入和财富研究丛书》第31卷，1967年纽约版）、《论教育在生产函数中的作用和增长的核算》（《收入和财富研究丛书》第35卷，1970年纽约版），克吕格尔所著《生产要素的作用与各国平均每人收入的差异》（《经济学杂志》1968年9月号），都从不同的方面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论点和分析方法。

1970年以后，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工作有较大的发展。西方各国政府也日益重视人力投资和人力资源的规划。各种专著和论文从理论、历史、统计等角度，分别讨论了人力资源这一广阔领域内的问题，大大丰富了人力资本的内容。

二、人力资本的定义

美国经济学家斯坦利·恩格尔曼（Stanley L. Engerman）

在所著《人力资本、教育和经济增长》一文^①中，对舒尔茨最早提出的人力资本定义有较大的补充和发展。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形式，它与物品的区别在于：它既不能被买卖，也不能被当作财产，但它与物品一样，能够对经济起着生产性的作用，使国民收入增加。恩格尔曼认为，人力资本的所有权不能被转让，或人力资本不能被当作财产来继承和买卖的论点并不适用于一切社会中的人力资本，而只适用于自由劳动者。恩格尔曼说，即使在奴隶制社会中，人力资本仍然是存在的，奴隶身上也体现了人力资本，只不过这种人力资本的收益不是归于奴隶，而是归于奴隶的主人。

他写道：“通过对奴隶制社会的分析，可以最清楚地看到人力资本的形成。在这样的社会中，对自由社会成员而言，奴隶显然代表一种资本形式。的确，人们经常认为在美国内战以前的南部，奴隶形式的人力资本形成代替了对物质资本的投资。据人们论证，美国南部各州的人宁肯花钱来养育和供应奴隶，而不愿意购买机器设备。奴隶在公开市场上被买卖，他们的价值受到他们提供未来收入的能力的影响。价格随着奴隶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和技艺水平而不同。奴隶制对于个别种植园主说来是有利可图的，一个奴隶的市场价格相等于预期收入超过买进以后生活费用总额数的贴现值。在那样的社会中，用来增加奴隶数目和增加其提供未来收入的能力的费用，显然提高了体现于奴隶身上的资本的价值。因此，对奴隶的主人来说，用于奴隶繁殖、保健、技艺训练和迁徙

① 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编：《美国经济史的重新解释》，1971年纽约版，第241—256页。

的费用，同他们购买房屋和设备的支出一样，都是资本形成。”^①

恩格尔曼接着说：“奴隶制的废除并未影响用于保健、训练、迁徙和生殖以增加人的劳动收入的能力。正如美国内战以后所表明的，结束奴隶制度并未毁灭体现于以前奴隶身上的人力资本的价值。说得更确切些，这意味着那种资本价值的所有权的再分配，即从奴隶主那里转到了被释放者手中。资本所有权的变化并不改变下述事实，即一定的支出将增加未来的收入。这些支出，不管它是由奴隶主花费的，还是由政府或个人花费的，都将对未来的收入有相同的后果；并且这种成本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不管它是奴隶制社会还是自由社会。奴隶制社会和自由社会的人力资本形成之间的基本区别在于：奴隶制社会中，在付出成本以后，利益归于奴隶主；而在自由社会，利益的大部分以及成本的某些部分（经常并非全部）归于作为投资的体现者的个人。”^②

不强调人力资本的特点在于它不可能被买卖和转让，而只强调它的特点在于它并非体现于物品之上，而是体现于人的身上，这是恩格尔曼对人力资本的解释不同于舒尔茨之处。但就人力资本的意义、作用和形成途径而言，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

舒尔茨和恩格尔曼都认为，把教育当作对人力的一种投资，这是针对教育在增加国民收入方面的作用来说，这里并不含有贬低教育的崇高意义的意图。舒尔茨写道：“许多人持有

①② 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编：《美国经济史的重新解释》，1971年纽约版，第242页。

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如果把他的受教育看成是一种创造资本的方式，那将是对人格的侮辱，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在那些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看来，人力资本这个概念本身是讨厌的，因为他们认为教育就其宗旨来说，基本上是文化的，而不是经济的，因为教育的目的在于给人们一种获得对自己拥有价值的理解的机会，以及对他们所设想的生活评价的机会，从而使个人发展成为有能力的和可以承担责任的公民。我对于持有这种想法的人的回答是：把教育当作可以增加人力资本存量的活动之一的分析，决不否定他们的立场的正确性；我的看法并不是想要说明教育不应当为这些文化目的服务，或者没有为这些文化目的服务。我所指的是，某些教育除了达到这些目标而外，还可能改进人们工作和管理自己事务的能力，并且这种改进可能增加国民收入。因此，这些文化的和经济的作用可以是教育的共同的结果。我对教育的这种看法，决不是损伤或贬低教育在文化方面的作用。这种作用是理所当然的。现在的任务是要确定，教育（它可以适当地被看做一种能够被识别和估算的资本）是否还带来某些经济上的好处。”^①

诺·北·C. North)在《工业化初期美国的资本形成：问题的重新考察》一文中，在分析人力资本形成时认为：资本的定义应当扩大，它应包括一切提高生产率的费用。就拿对人的投资来说，通过教育的支出当然是最重要的，但还应当包括卫生支出等等^②。

① 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编：《美国经济史的重新解释》，1971年纽约版，第258页。

② 同上书，第281页。

恩格尔曼认为人力资本的形成是多方面的，教育是其中的项目之一。他写道：“这并不意味着在说明经济增长时，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唯一的或者甚至是最重要的形式。保健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婴儿死亡率的下降）、移民入境、国内迁移，以及关于专门技艺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在职训练，全都对居民一生生产率的提高起了主要作用。”^① 因此他认为，按照人力资本的定义，国民收入不仅要包括教育、保健、在职训练和迁徙的费用，还应当包括怀孕和生育子女的费用。传统的国民收入核算忽略了上述这些对人的投资，或者把其中大多数费用视作一种消费，而把投资概念局限于对物质产品的投资，恩格尔曼认为这是不正确的。^②

三、人力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诺尔斯、恩格尔曼、登尼森等人论述了人力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诺尔斯从资本形成的角度，谈到了对人的投资在一国工业化过程中的重要性。他说道：“关于资本形成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在经济学界有两种主要看法。一是罗斯托（W. W. Rostow）的解释，另一是从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继承下来的解释。这两种解释都把资本形成看成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但所依据的是不同的理由。罗斯托的看法是：由于储蓄的供给太小了，不足以促进工业化所需要的充足的资本形

① 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编：《美国经济史的重新解释》，1971年纽约版，第255页。

② 参看上书，第241—242页。

成，所以尽管工业投资的收益率高，还是不能引致储蓄增加（储蓄供给对利息率是无弹性的）。因此，假定其它一切情况不变，只要储蓄的供给转入常态，工业增长率就会加速，或者就会出现“起飞”^①。从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继承的看法是：由于储蓄被掌握在因某种原因而不愿把储蓄投入工业活动的集团的手中，所以尽管工业投资收益率很高，也不能引致这些集团向工业投资。比如说，商人资本家就是这样的集团，他们宁肯把资金用于贩运，而不愿把资金投入工业。^②

诺尔斯认为这两种解释都有很大的局限性，都忽略了资本形成的一些基本内容。诺尔斯说：储蓄的供给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并不象罗斯托所表述的那样，因为从历史上看，有些国家的资本形成水平虽低，但经济增长却比较快，另一些国家的资本形成水平虽高，但经济增长却比较慢。至于那种认为某些掌握了储蓄的集团不愿意向工业投资的想法，诺尔斯认为它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它既没有提出足以说明这些集团宁肯投资于商业和运输业的理由（要知道，向商业和运输业投资的收益率同向工业投资的收益率之间并没有巨大的差异），也没有材料说明商人资本家不曾转变为工业资本家（事实上一些工业资本家本人曾经经营过商业和运输业）。这样，在诺尔斯看来，关于资本形成与工业化的关系问题应当有一种新的解释。

诺尔斯就此写道：“无论过去或现在，企图进行工业化的

① 参看福格勒和恩格尔曼编：《美国经济史的重新解释》，1971年纽约版，第275页。

② 参看上书，第275—276页。